


热点追踪

近年来,小剧场戏剧成为众多城市文化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走进剧场、走近戏剧。随着沉浸式演艺等前沿艺术形态的兴起,小剧场戏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小剧场演艺的繁荣,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演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次,记者走进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探究什么是“实验剧场”?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小剧场戏剧的“实验”之路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小剧场戏剧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11月3日,天津人艺首部全景沉浸式话剧《我,不一样的柴火》完成了今年的收官演出,一场属于年轻人的狂欢虽已落幕,但留存心中的感动却久久无法散去。走进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昔日的舞台与观众席被改造成了小卖部、煎饼摊、音乐酒吧等场景,观众的座位分散在各个场景中,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扑面而来的老天津生活气息。此次,为了感谢观众的支持,主创团队还特意在沉浸式内准备了周边纪念礼物,并安排了主创见面会,为观众提供与演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90后”观众希希这次已经是二刷《我,不一样的柴火》了,她说每次看这部剧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我从小也有一个音乐梦,很可惜最终没能实现,所以在看这部剧时很有感触。这部剧有青春,有梦想,有欢笑,有感动,在观演过程中,演员还会时不时地与观众进行互动,是一次非常新奇的观演体验,也让我对话剧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这样新形式的话剧非常吸引我们年轻人。”

天津人艺副院长张文明表示,为了让剧场空间与戏剧艺术更好地融合,2016年年底,天津人艺对实验剧场进行了大规模内外提升改造,改善了剧场的演出及观演环境,对剧场前厅、贵宾室、化妆间、剧场外檐都进行了重新装修,使得剧场功能更加完善。朴素简洁的现代建筑形式,局部加以装饰,增强了直观的历史性和年代感,提高了服务接待能力和水准。“经过改造的实验剧场设有二百余个可调节活动座椅,内部面积约300平方米,可以组合成小型剧场、平面大厅、会议大厅、展示台等基本舞台造型,是专为各种小剧场演出、展示活动及小型会议设置的多功能剧场。这样的改造不仅让实验剧场更具实用性,也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近年来,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打造了不少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小剧场戏剧。今年,由天津人艺创排的环境式戏剧《玩偶之家》在该剧场完成首演,张文明担任该剧制作人、导演,他表示之所以将这部经典剧目打造成环境式戏剧,就是为了结合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独特的空间优势,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戏剧的魅力,“《玩偶之家》是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经典作品,在致敬经典的同时,我们还要结合现代人的喜好进行大胆创新,因此我们首次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观演关系,将观众席延伸到舞台上,令观众仿佛置身于

海耳茂和娜拉的家,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当海耳茂与娜拉发生激烈矛盾冲突时,演员的表演会带给观众巨大的压迫感,而观众的目光也会给演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这部剧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这种效果是传统剧场无法达到的。”

除了新兴的沉浸式戏剧外,每年天津人艺还会将许多传统经典剧目搬上实验剧场的舞台,以满足各类观众的观剧需求。“很多人可能会对实验剧场的理解产生误区,认为实验剧场就是演实验戏剧的,但其实这两个概念应该是分开的,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上,任何类型的戏剧都可以上演。比如曹禺‘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这都是天津人艺非常经典的剧目,这些戏不仅可以在大剧场演出,也可以回归到小剧场,只是演员需要调整表演的尺度。”张文明坦言,“其实这类大剧在小剧场演出是不挣钱的,因为本身创作成本很高,但我们依然坚持要在实验剧场演出,就是希望可以以更低的票价、更低的门槛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戏剧。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一直以来的定位就是为戏剧服务的场所,因此对戏剧的普及和推广是我们的使命。”

据张文明介绍,今年年末,《玩偶之家》《雨夜惊魂》等创新剧目将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日出》《雷雨》《朱莉小姐》《钗头凤》等传统剧目也将于明年陆续登上实验剧场的舞台。张文明说:“实验剧场和小剧场戏剧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关系,在实验剧场的舞台上就像是在做一场艺术创作的实验,无论是荒诞的、自然的,还是浪漫的都可以投放到这个空间里,以此来观察剧场与观众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因此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空间与艺术相融合 为戏剧创作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由于小剧场的一系列特点,小剧场戏剧在为观众带来更多样化、更新颖的观剧体验的同时,也为戏剧的实验创新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路径。

张文明自2005年来到天津人艺,在舞台上演绎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回忆起近二十年的演艺经历,他不禁感慨:“剧场是每一个演员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每一个演员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家园,因此作为一名演员,我对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刚来到这个剧场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舞台很小,但伴随着我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演出,我发现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具备了一个剧场该有的所有硬件条件,同时在有限的空

间里也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张文明看来,小剧场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大剧场,就是在它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天津人艺实验剧场首先是打破了原有的观演关系,传统大剧场的舞台是固定的,即使坐在靠前的位置也很难看清楚演员的面部表情,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剧本的需要,随意改变空间的布局,与观众产生更好地互动,这就是小剧场的优势。其次,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也为创作者和演员打开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艺术空间,可以肆意发挥你的想象。很多人说,小剧场就像是电影的特效镜头,因此很多演员惧怕在小剧场演出,因为离观众如此之近,这对演员的表演是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小剧场独特的魅力,因为在演出的同时,你可以和观众共同感受,通过眼神的交流传递情感,达到心灵的碰撞,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所以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天津人艺实验剧场这方舞台有着很深的情愫,有时即使不演出,我也愿意坐在这里静一静,觉得很舒服。”

天津的话剧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在20世纪初,天津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戏剧文化氛围。李叔同、曹禺等戏剧大家的出现,为天津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天津话剧艺术的标志性团体,天津人艺也在未来可以将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打造成天津地标性的文化场所,张文明表示,“近代百年看天津,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来到天津,那么可以看看什么呢?天津是全国闻名的曲艺之乡,是戏剧的摇篮,在这里看一场话剧相信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戏剧艺术发扬光大。目前我们也在计划,希望明年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可以实现常态化演出,每周都有演出,可以满足观众随时想要走进剧场观看话剧的需要。”

“现在话剧的主流消费群体开始逐渐年轻化,小剧场的兴起也为年轻的话剧创作者和演员提供了更好的舞台,因此培养年轻人走进剧场,将话剧作为日常休闲娱乐的选择,是我们未来想要努力方向。我们希望以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为中心打造一个文化街角,但这还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与配合,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张文明说道。

市场变化和技术融合带来挑战 以创作为核心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近年来,小剧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全国演出市

场发展简报》显示:2023年演出场次18.69万场,较2019年增长471.07%;票房收入48.03亿元,较2019年增长463.13%。这一数据表明,小剧场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天津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颜彬看来,小剧场戏剧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是因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小剧场戏剧的创作体量较小,因而具有形式活泼,制作周期短,有较强的灵活性的特点,这使得小剧场戏剧在创作、传播、与城市文化的连接等方面有着很多便捷性。在小剧场、小型礼堂,甚至是在一些非演出用途的公共空间,小剧场戏剧都具有较强的生长性。其次,小剧场因其物理空间的近距离,保证了相对亲密的观演关系,观众得以体验到最为真切的戏剧表达和戏剧呈现,被感染和触动,这让整个观剧过程的现场体验和精神感知要比大剧场更浓烈。最后,相对小的创作体量,相对强烈的现场效果,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小剧场戏剧的‘船小好掉头’,凸显出先锋性、实验性的特征。大量小剧场戏剧,利用空间组织、现代影像、观演关系、艺术装置重构戏剧表达,贡献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与实验精神的戏剧作品,拓宽了戏剧艺术的创作边界与艺术可能。”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小剧场戏剧作品成了部分城市的“专属”,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具有充分戏剧基础的地方,在一方小的舞台中,绽放着不可替代的魅力。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推广,借由各地戏剧节、戏剧展触发,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加入小剧场创作队伍,小剧场戏剧开始遍地开花,在众多城市生根发芽,成都、武汉、重庆、杭州、青岛等,都生长出具有相应影响力的小剧场创作力量。

在颜彬看来,近年来,小剧场戏剧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其一,伴随着城市文旅从目的地旅游进入休闲与体验旅游的潮流,小剧场戏剧开始发挥更为直接的影响力,它开始与城市文旅相结合,进行地方性的、交互性的、沉浸性的创作尝试。一系列的在地化的沉浸戏剧,与地方

的空间、文化相结合,通过与观众交互的方式,提升观众对戏剧艺术的感知与对地方文化的体味,将戏剧艺术与城市、与文化、与旅游、与观演结合起来,强化戏剧艺术在市场空间中的适配性。其二,受各类戏剧节展的影响,中外戏剧艺术交流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先锋叙事表达层出不穷,它与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各类艺术门类结合、碰撞,小剧场戏剧在实验性、先锋性与艺术表达性层面都有所强化,呈现出更为先锋、更为当下的艺术特点,成为一种具有趣味性的艺术文本。”

然而,快速铺开商业化模式,在提升小剧场戏剧影响力,点燃各地戏剧市场的同时,也使小剧场戏剧在核心创作力量上稀缺这一问题被暴露出来。颜彬认为,“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戏剧名校培养的艺术人才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艺术市场,小剧场艺术作品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例如,囿于商业要求,有部分小剧场戏剧刻意强化戏剧冲突,将滑稽当幽默,以恶俗当笑料,拉低了小剧场戏剧的艺术水准,降低了观众对小剧场戏剧的艺术期待。”

“在实验创新层面,部分作品或在追求‘小’与‘新’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先锋‘实验’的标签,却忽视了戏剧艺术的精髓与本质;或在城市文旅、地方文化的‘沉浸’性结合上,为沉浸而沉浸,为在地而在地,艺术创作空洞、匮乏,戏剧艺术沦为地方文旅场景的‘噱头’,一哄而起之下,难免粗制滥造。”

面对市场运营和技术融合等挑战,实验剧场仍需不断探索和适应,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创作为中心,在考量市场的同时,亦关注原动力的提升,避免粗制滥造,打造良好的小剧场艺术生态;以市场为导向,在保证市场回报的同时,强化戏剧艺术的当代性与艺术性。小剧场戏剧需要处理好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找到最佳契合点,秉持探索性,保持一种较广泛的包容度。面对当今小剧场戏剧的发展环境,我们应选择具有艺术深度的、具有时代表达的内容载体,通过在地性演艺内容,构建起观众与历史、传统、时代之间的联系与共鸣。”颜彬说道。

非遗新传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行通臂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韩宝顺,自小就对中华传统武术充满浓厚兴趣,尤其钟情于五行通臂拳。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专注于五行通臂拳的推广与传承工作。他说:“五行通臂拳不仅是一种武术形式,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及养生之道。”

养了崇高的道德情操,提升了个人修养,同时促使韩宝顺思考,“如何更好地教学,才能让五行通臂拳传播得更远?”

五行通臂拳的传承在天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其自身的历史更为悠久。韩宝顺介绍:“最早的文字资料收集自明朝周淮颖编写的《五行通臂拳谱》,这是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该拳法,其手抄本世代相传至今。”为了教学方便,韩宝顺汇编了多本教材,自2000年初开始至今,编纂了超过100万字的文字资料。他编写的《五行通臂拳练法与用法》,配有光盘指导读者练习,该书详细介绍了该拳术的历史渊源、基本动作要领及其实战应用等内容,成为许多爱好者入门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书籍是知识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更多人正确地掌握这门武术技艺。”他说,“我的师父邓鸿藻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编写教材,虽然当时主要是实践练习,但他一直在整理和编写文字资料,只是没有正式出版。我认为这些内容应该被正式出版,花了10年时间整理补充材料并出版了《五行通臂拳练法与用法》,这也是对五行通臂拳历史文化的传承。”

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练好功夫才能有所体会,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纯理论的内容需要实践来支撑。我整理老师留下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创作,书中三分之一是老师留下的内容,另外三分之二是理论部分和新补充的内容,如名词解释和注解等。”为了编写书籍,他经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他说:“武术不仅需要形体的传承,更需要文字记录,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形体艺术。”

中国的武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具有深

韩宝顺 武术传承的不只是拳脚

本报记者 张洁

体状况和学习成绩都不理想,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他的学习和健康状况都有了显著的改善。练习中国传统武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还能提升身体的灵活性、柔韧性和协调性,并提高思维活跃度,这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自2004年以来,韩宝顺带领的武术队伍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了数十枚金牌,包括四次团体一等奖,“我们的团队有几十人,每天坚持训练,其中12人是教练组的核心成员,2006年我们成立了‘五行通臂拳研究会’,按照日锻炼、周授课、季讲评、年底总结的模式运作。今年为参加天津马拉松的选手加油鼓劲,我们还组织30多人在马拉松沿线现场表演。”

近年来,天津学习五行通臂拳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学员有四百多人,学员也走出天津,到全国各地进行五行通臂拳推广。韩宝顺已经收了70多个徒弟,蒋锐、黄桂兰与杜岚是五行通臂拳的第六代传承人。

蒋锐透露,他师从韩老师已逾二十载。青年时期,蒋锐在下乡插队期间虽涉猎过多种武术项目,但始终渴望觅得一位杰出的导师。自2004年起,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技艺提升,不仅身体强健、心态年轻,更使他荣升为团队总教练,引领更多学子步入武学殿堂。在选择徒弟时,蒋锐也恪守师训,尤为重视道德修养与个人品质,“我的师父是德艺双馨的典范,在武术及文化界均享有崇高声望。他对书法艺术与历史学也怀有浓厚兴趣,进行了学习研究。”

徒弟黄桂兰工作时便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退休后她正式拜入韩宝顺门下,至今已逾二十载。“我是师父的首批弟子之一。我记得开始练习那会儿,纯阳剑术非常流行,其使用的长袍剑尤为引人注目,正是这种舞剑的美感吸引了我,从而对

该剑法深入学习。”杜岚介绍:“师父的教案都以毛笔书写,他的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理论课上,他会详细讲解武术的基础知识,并穿插历史典故,引人入胜。随后,我便跟随师父习武,即使在过年期间也不曾停歇。”

三位传人纷纷表示,在他们的大家庭中,大家都非常乐于分享,师父更是倾囊相授,武术的魅力无穷,学习刀枪棍棒,即使几十年也难以穷尽其妙。韩宝顺将这些宝贵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给年轻一代。他每天都勤奋地写作,生怕有所遗漏,力求将一生所学都记录下来。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他们还记录影像资料,以防止这些珍贵的知识失传。杜岚说:“如今,我们已经传承到了第七代,师父无私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大家。我们的技艺并非套路化的表演,而是真正的传统老架子,这种微妙之处,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会其美妙。”

韩宝顺表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国传统武术的项目种类逐渐减少,有的甚至失传,例如长兵器的练习变得较为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场地限制和技艺需长期积累的特性所致。尽管如此,基本的技艺仍然得以保留。他说:“中国武术是一个博大精深体系,继承起来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应先专注于传承,而非急于创新。”

古稀之年的韩宝顺表示,非遗项目的设立,旨在保存传统文化并确保其代代相传,“不能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而应把传承放在第一位。时代在变化,武术传承方式也在变化,不变的是武术所蕴含的尚武精神和哲学思想。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非常丰富且内涵深刻,对于丰富人的思想非常有益。在传承武术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传承技艺,还要传承思想和文化。”

二十余年坚持公益武术教学 传授技艺和传播文化两手抓

从2000年起,韩宝顺便致力于中国传统武术的教学工作,并且一直是以公益性质进行。他说:“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党员,整体素质很高。近年来,学习通臂拳的小孩逐渐增多,有的孩子从五六岁开始接触,七八岁就开始正式学习了。一些孩子从小到大大一直坚持训练,现在已经有几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有的还去外国留学了,并在当地推广通臂拳。”

韩宝顺说:“我有一个徒弟,他从9岁开始跟我学习武术,今年大学毕业了。他9岁时身

从师父手中接过教鞭 出版五行通臂拳教材

五行通臂拳亦称猿猴通臂拳,该拳模仿猿猴的形体动作,以摔、拍、穿、劈、钻为主线,立轮成圈,放长击远,练到肩如轮、臂如扇、肘如环、腕似绳,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优秀拳种。五行通臂拳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因其技击性强、实用性好,影响遍及全国。近年来,五行通臂拳在天津的传人中,有多人走出国门,将该拳传播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韩宝顺八岁便开始研习少林基本功,随后拜入五行通臂拳第四代传人邓鸿藻先生门下学习。上世纪70年代初,退伍之后,他继续跟随邓先生练习,系统接受了五行通臂拳和传统杨氏108式太极拳的训练。自此以后,韩宝顺始终坚持每日练习,从未间断。师父邓鸿藻对弟子的要求极为严格,收徒之前必须经过细致考察,不仅要政治素质过硬,更需具备刻苦钻研的精神。正是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理念,使得韩宝顺不仅掌握了精湛的武术技艺,也培